

关于法国和世界经济学状况的一篇论文^①

[美]加尔布雷思

内容提要 本文对由法国大学生发起的后我向国际化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了述评,回应了美国索洛教授的一些观点,并对法国和世界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现状和局限性进行了评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三个不足:忽略了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对现实宏观财政和金融政策关注不够、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关注不够。最后声称,法国学生关于经济学必须进行基本改革的要求是正确的。

关键词 经济学改革 新古典经济学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授——一个著名的、可敬的非自我导向的经济学家,近期在《Le Monde》上参与了由法国学生引发的经济学教学改革辩论。现在,这场争论已经摆在了世界同仁面前。请允许我在这里陈述一下索洛教授的主要观点,同时也阐述一些我自己的不同观点。在我看来,法国的学生比索洛教授所愿意承认的那样更有说服力。

索洛教授坦率地直接切入基本问题:“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正如大学生们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的经验成分在其教学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老师的教学欠当。假如给法国大学生讲授经济学犹如讲授一门抽象的、具有公理性质的学科,或者将经济学看成是仅仅存在于一种独

收稿日期:2005-3-3

作者简介: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詹森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德克萨斯大学不平等项目负责人。

① 2000年6月,一批法国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打着反对“我向(自我、自闭)经济学”的旗帜,在网站上发起了请愿运动。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这一运动迅速地蔓延到了英国、美国、德国等主要国家,并赢得了数以千计经济学家的签名支持,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学激进改革运动——“后我向经济学改革运动”(post austic economics——PAE)。该运动的主要观点是,反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与教学中对数学的滥用、反对主流经济学对大量经济现实的漠视,反对它排斥其他任何非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做法,反对其旨在灌输而非培养的教条主义教学模式。该运动倡导多元化、批判性思维和对真实经济问题的关注。到2000年的10月,新古典主流发起了反击,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教授在《Le Monde》(《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但索洛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高高在上,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和支持者们的改革意愿。2000年12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专程到法国,与运动学生和学术界领袖会面。2001年1月,加尔布雷思在第四期的后《自我经济学通讯》上撰写了该文。(译者注)

一无二的精巧分析技术的重复应用，那么，大学生们的抗议就是有理的。”

这些对我来讲，很确切地概括了法国学生的抱怨。当然，索洛教授注意避免站在讲授经济学的权威当局进行评论，而实际上他就是权威当局。这是一个对他还是对我来说都缺乏个人相关知识的主题。但是除了学生之外，谁能处于准确把握这一主题的位置呢，他们的教授能行吗？因此，一个不偏不倚的调查者必须关注这些发起者所提供的证据。

这些证据是非常直截了当的。首先是学生的证词。我这里引用他们文本中的一个英文译文：

“……我们被持续不断的关于虚构性世界的论文所困扰：那就是这些实用性还有待证实的智力成就（著名的模型）。我们还对他们这种明显的缺乏多元性表示质疑……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我们要掌握那些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理论和实证工具。经济学课程讨论商务、国家甚至市场吗？没有。他们讲授给我们如何理解法国经济的运行吗？抑或欧洲？还是日本？没有。经济学课程为我们提供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亚洲危机的知识吗？抑或欧洲的经济波动了吗？……没有。”

作为一个在研究性大学讲授不平等、发展和金融危机课程的经济学家，我刚在新奥尔良参加了一个国家级专业性会议，这个会议的绝大部分议程就是讨论金融动荡、贸易冲突和全球性的监管失误——这些主张都非同寻常。我竟然发现他们都令人略微感到震惊。他们是否曾经被学生反对团体批驳过？或者被一些相关的声明批驳了吗？事实上，学生所批驳的这些内容正是法国讲授经济学的一部分。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遭遇过这些批驳。

那么，他们受到了那些教授们的反驳了吗，这些教授的工作深为他们所批驳。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当学生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法国的教授们却分裂了。一些支持学生，一些却不支持。反对学生的团体后来在《Le Monde》发表了对学生请愿的回应。但在回应中，他们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一部分经济学教授和学生签署和散发请愿书，认为经济学教学过分地以数学公式化为基础，要求改善经济学的教学。这一请愿的正当性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即经济学中的科学方法问题。但是，当它拒绝使用数学（工具）时，它对待这个问题就简单化了，并最终对主要经济理论之一的‘新古典’理论进行了一次有偏见的攻击。”

教授们的回应提出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经济学教育中数学的作用，第二个主题是对学生发起的反对现代科学经济学中心理论的“一次有偏见的攻击”的评价。

索洛教授本人也非常直率地坦陈了第一个主题：“为数学的使用而辩护或对其抨击都不是恰当的，正如大学生们在其请愿书中所承认的那样。”学生们并不是引发了一个关于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问题。所以，把反驳他们的论点

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是偏离了主题。

那么第二个主题——法国的学生们是否不恰当地把科学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和方法作为反对的对象。这是中肯的,就这一点,索洛教授对学生们的运动持保留态度。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也正是这一问题才能吸引住职业经济学家,使他们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关注研究方法的问题。

索洛教授一开始就指出,应用经济学适当地涵盖了源自于多个智力和科学传统的一系列具体模型,这些模型对于一些实证性问题的结构化思维是有益的。

举例而言:资产价格或汇率价格的变动分布服从一个正态的曲线吗?一个具有肥大拖尾的分布是否就意味着灾难性偏离的高风险?低工资劳动力市场是否具有买家垄断的特征(因此,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就业)?当信息对交易各方并不均等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否合理?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不平等是加剧还是相反(传统的观点)?或者在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相对于一个不太公平的社会,一般而言,会有更高的就业率(我的观点)?这些问题都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和应用工具,都应该作为各地经济学家研究性训练的一部分。

索洛教授声称法国的学生并不很清楚,他们所称作的“新古典”经济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这些争议性的问题。但问题是,如果这一内容不是他们训练内容的一部分的话,他们又怎么能确切地搞清楚这一问题呢?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教授们究竟在讲授什么?尽管,在教授们对学生请愿的回应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反馈,而实际上,这些都是当今经济学中一些最热烈也是公开争议性最强的问题。事实上,这些教授不承认任何问题是具有争议的!相反,他们诉诸将他们的原理特征化的手段,而完全与索洛所描述的务实的、实证的方法相左。下面,就是他们如何刻画他们的角色:“作为经济活动(消费,生产,投资)特征的概念和行为的识别和准确定义,以及与这些行为有关的假设的给定——将前面确认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公式化作为表达方式的理论公式的提出——使用经验对这些理论的证明。直至有相反的证明之前,在经济学中,这一经验只能通过与量化的历史进行比较才能够得出,而量化又是通过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进行的。”

换句话说,这些回应学生请愿的教授们表现出在一些重要争论问题上的健忘,这些问题涉及理论、事实和政策,甚至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从近些年的这些争论中汲取营养而发展的。他们好像没有认识到世界各地经济研究中所涌现出来的经济模型和方法的异质性。的确,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认知的话,那么诚如索洛教授所言:“他们的教学欠当。”

但如何看待理论方法的相互替代性这个问题呢?即使是主流经济学中最热烈、最显著的争论是否也忽略了一些问题?我相信是这样的,我将指出在经

济学教学中几乎销声匿迹了的三大领域，即使在现实活动中正在以较高昂的智力和社会成本所完全实施。

第一个就是经济思想史本身。我们对客观认知的智力来源要追溯到盎格鲁——美利坚传统，以及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穆勒、凡勃伦（不是《世界报》曾错误地报导的瑞典人，而是美国人）、凯恩斯和加尔布雷思之父，更不要说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像魁奈、萨伊、瓦尔拉斯……，都被严重地忽略了，以及经济学和其他原理的历史关系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物理学和理论的演化，以及现代科学哲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而不像法国教授在声明中所揭示的那样只是方法论的生硬描述）。作为智力的构成，当学生们不能把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作为一个学习研究的主题时，他们将丧失掉大量的潜在创造力。

第二，宏观经济和货币经济学的传统已经被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厂商和家庭间的市场交易论述所吞没。这一传统就是对货币政策、财政账目、有效需求、债务关系，银行和信贷机构的运营，金融流通的不稳定性以及类似主题是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的核心传统。的确，这一经济学传统在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应该在课程中占据相对于现在更加重要和稳固的地位。

这里，确实提出了一个多元化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可以把存在着的大量失业看作是“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现象（新古典的框架），主要解决方法就是削减真实工资。或者，一个人也可以把大量失业视为主要是不恰当的有效需求所造成的（凯恩斯理论的立场），要求运行机制支持这些在私人市场上得到了不公平待遇的人的收入。这两种观点都能够精确地模型化。但双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那种认为主流经济学已经被某种形式证实了，就像反驳学生运动者所仅仅论证了的，新古典战胜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作为一个讲授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教师，我认为法国的学生在强调对以下内容加强指导的需要方面是正确的：不同的制度背景，政治、国家和国际结构，政策史，以及收集经济数据的方法，评估经济数据集信息质量的方法。举例而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与欧洲中央银行两个组织在使命上、法律章程上、责任以及监管上都有着实质性的差别。理解这些差别，是对这两大地区运行的货币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的重要背景知识。教科书以笨拙的方式刻画了一种中央银行——这也许是法国学生所学到的并引起他们质疑的模式，这种银行模式并不能为进行这样的研究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

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我只是关注自己对世界经济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行测度，但是，立足点是一致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像索洛教授所宣称的那样，也是我高度赞同的，必须是多元的、务实的，并通过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性讨论而不断进取的经济学。我比索洛教授更进一步的地

方,主要是强调思想原理的核心框架也应该是这些可争论性问题的一部分,包括经济学的教学课程。除非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首先被正确地讲授了,否则针对这些理论框架是不能进行争论的。在对学生请愿的回应声明中,自称从最基本的原理之上,能够建立起来或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适用于任何时期、并且被观察所证实了的单一的公理体系,这个回应,只能揭示出这一回应声明是多么地偏离经济学的现实。

这也同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证据,那就是法国学生在呼吁进行基础性改革的主张是正确的。

A Contribution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s in France and the World

James K. Galbraith

Abstract The author underlines the main points of Professor Solow, offers a few different points of his own, and expressed his support to PAE. The author also points to three large areas tha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glected, that i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the tradition of macroeconomic and monetary economics, and som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economy deeply, such as institutional contexts, political, policy histories etc.

Key words economics reform neoclassical economics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周平轩 译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校)